

清代地方档案保管问题研究

——以《黑图档·嘉庆朝》为例

赵彦昌 姜 珊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136)

摘要 《黑图档》是近年来东北地区清代档案编纂的代表性成果,记录了清代盛京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为研究清代东北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黑图档·嘉庆朝》为基本研究史料,深入探讨清嘉庆朝盛京保存的各部门档案的管理工作以及检查、保护等问题,以期为清代地方档案管理工作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黑图档》 清代地方档案 档案保管 档案房 崇谟阁 盛京内务府 环境史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0.03.022

A Case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Loc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in Qing Dynasty

——based on Hetu Dangse Archives of Jiaqing

ZHAO Yanchang, JIANG Shan

(School of Histor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Abstract: Hetu Dangse archives is a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between the arrangement of Qing Dynasty archives in Northeast China. We can know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engjing in the archives which can provid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ocal archives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The paper will show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preservation, inspec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archives kept by Shengjing in Jiaqing based on Hetu Dangse Archives in Jiaqing. We hope we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ocal archives managemen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etu Dangse archives》; local archives in Qing Dynasty; archives preservation; archives; Chong Mo Ge; Shengj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1 清代盛京保存的档案

盛京作为清朝的陪都,保藏大量皇家档案及在各项行政活动中形成的重要的文书、档案。皇家档案馆与盛京内务府档案房都保管着大量的档案。

1.1 皇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

凤凰楼、崇谟阁与敬典阁为存放清代圣训、玉

牒、实录之处,其中崇谟阁与敬典阁修建时就是为了存贮国家重要文书,“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匱石室之储”^[1],“《清实录》原藏于北京,乾隆初年,决定另外缮写一部送往盛京尊藏”。^[2]乾隆八年上谕,盛京为清朝的发祥之地,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各一部送往盛京尊藏。“乾隆皇帝为彰显陪都盛京的尊崇地位,于乾隆九年决定将一部玉牒送至盛京

故宫尊藏,并修筑敬典阁专贮。十五年将之前9次所撰玉牒送至敬典阁,此后每届玉牒告成均送盛京,成为定例”。^[3]盛京内务府的崇谟阁、敬典阁与凤凰楼存放了大量珍贵的皇家档案,为当时的皇家档案馆。《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殿内存放实录圣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记载:“将军弘晌接奉谕旨前,曾恭送五朝实录,并玉牒至盛京尊藏,向于正殿后建有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匱石室之储,顷询之德保知实录尊藏凤凰楼,玉牒则在敬典阁陈贮,而崇谟阁现在空间与建阁命名之义,殊未相符,着传谕弘晌将崇谟阁上悉心相度如制,尚宽广,可容书厨排列,即敬移五朝实录至彼尊藏,方为妥协,或同藏或分代恭贮,习可至。玉牒每十年一次修葺告成,即应续送,将来积久愈多,或敬典阁不敷存贮,即于凤凰楼收藏亦无不可。”^[4]实录尊藏于凤凰楼、崇谟阁,玉牒尊藏在敬典阁。玉牒原保存于敬典阁,但由于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敬典阁空间有限,富俊提出可另在凤凰楼收藏。

嘉庆十二年(1807)高宗纯皇帝实录完成,并于冬天敬送盛京崇谟阁存贮。在实录移送之前,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需统计,并上报盛京各宫内存放实录、圣训等皇家档案的情况,并对如何布置进行规划,以确保实录得到恭敬且妥善的存放。《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殿内存放实录圣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同样记载:“奴才富跪奏为遵旨敬谨查明具奏事,嘉庆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见在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并恭辑圣训,来年俱行告藏,俟明冬即派王、大臣敬送实录、圣训各一分,前往盛京于崇谟阁尊藏,统计实录满洲、汉字、蒙古字正本,圣训满汉字正本共有五千余卷,应先事筹备,以期妥为藏贮,着富俊即敬谨阅视崇谟阁,预行妥帖筹备,以昭慎重。并着该将军将如何布置情形,先行绘图具奏。”^[5]为了接收新档,崇谟阁库房需要做调整,调整的方式都要绘图贴说,奏请皇上批准。

档案内前任将军弘晌查点崇谟阁存贮情况,可以归纳如表1。

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将军富俊奏“盛京

宫殿事务繁多,着,添派明兴阿协同管理,以昭慎重。”^[7]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到任后清点了各宫殿存贮的包括档案在内的物品的情况,据《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为奏报业将宫殿内供奉尊藏各项清点并敬谨看守事》记载:“奴才宗室明跪奏闻事窃,奴才明仰蒙圣恩,派令协同管理盛京宫殿事务。奴才理应将宫殿内供奉尊藏恭贮,一切敬谨,查明具奏。谨查内务府案卷内载,太庙供奉册宝共三十八份,凤凰楼上供奉六代圣荣六箱,行乐图三箱,中层尊藏宝十颗。敬典阁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共二百包。崇谟阁尊藏实录八百七十九包,圣训一百七十六包,老档十四包,实录图一匣。”^[8]《盛京将军衙门为奏报会查盛京各处存贮书册祭器等项情形事咨盛京内务府》补充了崇谟阁存贮档案的情况:“旧档案一匣。敬典阁金柜内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共二百包。奴才等恭谨瞻仰供奉尊藏,均属妥协,又内库恭贮。”^[9]《盛京内务府大臣富俊为奏报遵旨办理盛京宫殿内存放实录圣训玉牒圣容等情形事》记载:“恭查凤凰楼上层金柜顶上供奉六代圣荣,上层金柜内十五顶,中层金柜十五顶,均有柜格,现俱空间。敬典阁金柜二十二顶,尊藏玉牒,顺治十八年至嘉庆三年共计黄档十五份,每份八本,共一百二十本,尊藏金柜九顶。红档十五份,每份三十六本,共五百四十本,尊藏金柜十二顶。现在空间一柜。奴才敬谨筹画,红档约可归并一柜,仍空间二柜,理合敬谨。”^[10]

1.2 档案房保管的档案

同时盛京内务府的档案房保存着大量的档案。《盛京内务府为档案房失火致朝房存放历年册档号簿等被焚事咨总管内务府》记载:“所有各部、衙门来文以及本府三旗、各司稿案、册档、号簿、俱集聚于斯,以备查办。”^[11]档案房为盛京内务府的档案管理机构与档案库房,其中保存了所有各部来文,及内务府三旗等司形成的档案。存世清代盛京内务府档案4万余卷,为盛京内务府形成的稿档、册档,册档即《黑图档》。《黑图档》在当时就是保存在盛京内务府档案房内,盛京内务府档案能够留存于世,也是由于盛京内务府档案房妥善的保管。

从上述对盛京内务府管辖的凤凰楼、崇谟阁、

表1 嘉庆十一年(1806)崇谟阁存贮情况^[6]

中左一柜、中右一柜	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十二套、满汉实录一包、实录图二匣	旧档案一匣、无圈点老档三包、加圈点老档三包
中左二柜、中左三柜	太宗文皇帝实录、圣训二十八套	无圈点老档三包、加圈点老档三包
中右二柜、中右三柜	世祖章皇帝实录、圣训五十二套	
西一柜、西二柜、西三柜内	世宗宁皇帝实录、圣训一百三十二套	

敬典阁等皇家档案馆存放的皇家档案及档案房存放的各衙门来文、内务府相关档案情况,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皇家档案保管的慎重,同时也可以看到盛京内务府存放了大量珍贵且重要的档案。

2 定期查检档案

针对档案时常丢失的情况,上谕要求谨慎存贮档案并不时查点档案,确保档案的安全。同时盛京新任将军在接任后需对各库存贮物件进行清点,并与册载核对,其中就包括皇家档案的核对。

2.1 严谨存贮档案

因时常发生丢失档册的事件,嘉庆帝发布上谕,嘉庆六年(1801),要求严谨存贮档案,并不时检查。《盛京将军衙门为奉上谕严谨收贮档案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了这份上谕:“除本衙门库贮册档钦遵谕旨,谕令经手各员严谨收贮,不时查检外,相应照依部咨粘单恭录,咨行盛京内务府一体钦遵可也,须至咨者,计粘单一纸。嘉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抄出,十二日奉上谕,宗人府奏遗失稿案一折已交部办理矣。前次上驷院亦有偷窃档案之事,旬日之间,连有两次,虽据讯称,丁役等俱因贫苦起意偷出作纸售卖,但各衙门存贮档案原备随时查核,若一经遗失,即寻觅补还,亦属残废不全,遇作援引成案事件,无凭证据,安知非书吏等串通丁役窃去档案,预为舞弊地步。嗣后内外文武大臣、各衙门所存档案、册档,飭令经手各员严谨收贮,不时查检,毋得稍有疏失,将次通谕之,钦此。”^[12]但档案丢失情况仍时常发生,丢失后即便寻回也是残损不全,无法实现档案凭证的价值,因此需要严加管理档案,定期进行检查,不得有所疏漏。

2.2 新官接任清点档案

盛京将军衙门新任将军在接任后需对各库存贮物件进行清点,其中就包括各宫殿内存贮的圣训、玉牒及其他档案。“敬典阁、崇谟阁所藏档案每遇盛京将军或主管内务府官员调转新官上任时,内尊藏档案等循例都要按册盘查。盘查结果要具结向皇上写出详细报告”^[13]档案《盛京将军衙门为具奏点查宫殿陵寝恭贮物品与册载相符事咨盛京内务府》内详细记载了此次查点的情况:“盛京等处将军衙门为咨行事左户司案呈,本衙门跪奏为奏闻事,窃照新授将军接任后,例应点查库贮各项,恭折具奏,奴才自接任以来,调取应查各项册籍次第,亲指各该处照册敬谨详加点查所有福陵、昭陵祭祀应用金银玉

器,宫殿内恭贮列祖所遗朝冠、朝珠、袍带、弓箭、撒袋、刀枪等项,各宫陈设一切金玉铜磁物件、字画及存贮绸缎绢布各项,文溯阁存贮书籍,銮驾库存卤簿、乐器,盛京户部金银库存贮金银、细缎、绢布、纸张等项,并奴才衙门存贮则例、书籍、册档、恩赏银两等项。现在均经奴才逐一详查完竣,悉与册造相符。”^[14]此次清点并未发现与记载的差异。盛京将军在查点过程中,首先要调取相关记载,并将查点的档案等情况与册载核对,确保档案等物件的数量安全,及时发现是否有缺失。

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在到任后,协同管理内务府宫殿事务,清点了各宫殿存贮的包括档案在内的物品的情况,据《盛京户部侍郎明兴阿为奏报业将宫殿内供奉尊藏各项清点并敬谨看守事》记载:“各宫陈设一切金玉铜磁物件、书籍、字画、册页并存贮细缎绢布及文溯阁存贮书籍各等项,奴才按照印册逐一详细查点,俱各相符。奴才均严令看守宫役人等敬谨小心看守,奴才等仍不时敬谨稽查,以昭慎重。”^[15]定期对档案进行清点,可以减少档案丢失的危险,即使丢失也可以及时地补全。清点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对档案物理保护的检查,对其中破损严重的档案及时修补。

3 对档案的保护

严谨检查档案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档案的保护,存世清代档案破损的原因多为失火、潮湿及虫害。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存贮了大量圣训、玉牒等重要的皇家档案、清入关前的老档案及其他在行政工作中形成的档案,同时,掌管盛京内务府文书、档案工作的档案房内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还形成了汇抄而成的《黑图档》。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档案,采取了多种防护手段。

3.1 防火

档案房处于宫殿重地,且存放大量历年的档册,因此附近禁止燃放爆竹及堆放柴薪。《档案房为宫殿附近禁止堆积柴薪等事呈请咨盛京将军等衙门》记载:“档案房为咨行事奉堂谕,宫殿重地,关系紧要,附近居住旗民、铺户人等各宜小心火烛,不得任意堆积柴薪,且现值年节,附近居住旗民人等难免任意混放火炮,不以火烛为事者,着严行晓谕旗民、地方官员,务须不时稽查,倘有此等堆积薪,混放火炮,不意火烛,为事之人,即使锁拿严加治罪外,仍将地方官员一并重处等谕,奉此相应行文盛

京将军衙门、奉天府府尹衙门一体转饬各该地方官员，务将宫殿附近居住旗民、地方人等不时稽查，毋令堆积柴薪，混放花炮。”^[16]每至年末，临近年节，由档案房按照定例发文通知宫殿附近的旗民、铺人杜绝在商铺、宫殿附近堆放柴薪等容易造成火灾的危险行为。档案房临近宫殿，档案房发文注意防火不只是为了宫殿的安全，同时可以保证档案房内保存的档案的安全。但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内务府的档案房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火灾，烧毁了大量的档案。

3.2 防潮、防虫、防灰

实录、圣训、玉牒等每年需用大量的潮脑进行晾晒，对重要档案进行必要的晾晒，无论对防潮、杀虫、灭菌、延长档案的寿命，都是十分有帮助的。据《盛京工部为请派员关领晾晒实录等需用之潮脑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盛京工部为咨，行事右清吏司案呈，查每年盛京内务府、礼部，咨取晾晒实录、圣训、玉牒并包裹、弓箭、撒袋等项以及熏貂皮、坐褥，共需用潮脑二百三十二斤六两，业经由京领到，札库查收在案。相应知照盛京内务府、礼部，希将即派员出具文领赴部作速关领可也。”^[17]潮脑即樟脑，主要用于生活中的防潮与防虫，在清代使用潮脑进行防潮、防虫较为常见。嘉庆朝，盛京地区每年使用大量的潮脑，据《盛京工部为拨发实录圣训及玉牒柜内所用潮脑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营造司案呈，据催长王孔彩等呈称查得圣训、实录柜内熏用潮脑十二斤，玉牒柜内熏用潮脑三十六斤，共用潮脑四十八斤，例应一年一次咨取，于嘉庆元年四月内由盛京工部领取，应用在案，此项潮脑业经风化无存，今特值恭晾之期，理合呈请咨行盛京工部照数发给潮脑四十八斤，以备应用。”^[18]定期对这些珍贵的档案施行晾晒等保护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保证档案的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从盛京内务府定期关领潮脑等物品，也可以发现当时防护皇家档案已经形成了制度，印证了盛京内务府对于皇家档案保护的重视。

3.3 修缮档案馆

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等处存放着大量的皇家档案，时常检查破损之处进行维修，才能预防因档案的破损对档案的保管造成威胁。定期检查凤凰楼等处，可及时发现破损之处，尽早维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等处在嘉庆年间经历过多次维修。其中，嘉庆七年（1802），《盛京工部为

粘修凤凰楼等处雨搭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盛京工部为咨，行事右清吏司案呈，据六品官吕玘呈请查看凤凰楼大小雨搭四十架，帘布俱已糟烂、绒绳糟旧，俱应粘补，再敬严不贷。”^[19]《盛京工部为修理凤凰楼等处派员恭移玉牒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

“盛京工部为咨，行事档案房呈，准盛京总管内务府咨开，档案房呈，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本衙门具奏，为奏闻请指事，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工部咨准钦派查估工程处，咨称盛京宫殿内、凤凰楼、敬典阁、崇谟阁等工奏准于二十一年春融，兴修等因，知照前来。奴才恭查崇谟阁现拟头停夹陇找瓦北面上下檐，俱系外檐，活计所有阁内尊藏圣训、实录，似可毋庸移请，惟凤凰楼、敬典阁二处现在均拟揭瓦头停。奏准于明年二月初九日，动土兴工，所有楼内供奉六代圣荣及阁尊藏玉牒、黄档、红档理宜预期奏明，择吉移请指供奉，以昭敬谨。”^[20]在维修期间，凤凰楼等处存放的皇家档案需要移请到更安全的地方进行供奉，表示尊敬的同时，避免对档案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定期检查和维修存放重要皇家档案的皇家档案库房，不仅是为了表示对皇家档案的重视，更是重视保护档案的又一种形式，确保档案库房的安全，才能保证档案得到安全的存放。

4 档案保管存在的问题

虽然嘉庆年间盛京地区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了所收贮的皇家档案的安全，但对其他衙门形成的档案的保管并不重视，以致在利用档案时，出现互相推诿的，无档案可用的情况。甚至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发生了档案房失火的事件，烧毁了大量的档册。

4.1 档案保管意识不强

纂修实录为查取乾隆八年皇帝东巡颁赏盛京官兵姓名银数，而盛京将军衙门却称档案霉烂不全，《盛京将军衙门为实录馆查取乾隆八年皇帝东巡颁赏盛京官兵姓名银数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本衙门所属之各该城旗遵照查明领赏官员、兵丁姓名、银数□造妥册□□驰报等因在案，但本衙门存案档房向不准设立烟火，委属潮湿，所有乾隆八年案卷俱已霉烂不全。”^[21]“乾隆八年高宗纯皇帝巡幸盛京奉旨加上奋勉力之人，原任将军额尔图议复原奏清单，该处将军、户部等衙门均有存贮档案可查。即或本衙门间有参差一齐时，唯以检查，亦应转行各衙门抄录汇齐送部，何将借称该年案卷霉烂，无凭查复，彼

此推诿,希图卸责,殊属不合。事关纂辑实录大典,未便一人率复,应再移咨盛京将军、盛京户部于文到日,速飭行检查册送部以便转送实录馆纂辑,毋稍遗漏延迟,致于参办,再查各衙门存贮案卷自应随时整理以备核办,且银库所存案卷俱关出入钱粮,尤为紧要,何致任其霉烂,无凭查报。”^[22]皇家档案的保护深受重视,但各衙门形成的档案却时常出现霉烂不全的情况,导致在利用时出现问题。由此可以发现,当时各部门对于文书档案的保护意识落后,各部门所形成档案的保护得不到重视。

4.2 人员管理不到位

虽然档案房时常发文要求宫殿周围的民众禁止燃放爆竹及堆放柴薪。然而嘉庆年间发生的两次大火烧毁了大量档案,“嘉庆六年(1801)十月初九盛京兵部司务厅失火,延烧科房文册,所有直轄等省绿营科房官册文移,自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历年案卷俱已烧毁。”^[23]嘉庆二十三年(1818),盛京档案房失火,而此次失火为巡逻人员的失误所致,《盛京内务府为档案房失火致朝房存放历年册档号簿等被焚事咨总管内务府》记载:“盛京总管内务府为咨报事,档案房案呈,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房遗火延烧朝房,分别议处,责令分赔。恭折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查朝房一座,向为本衙门印务总汇之区,所有各部衙门来文以及本府三旗、各司稿案、册档、号簿、俱集聚于斯,以备查办,事件历经有年,今被回禄将所有历年册档、文稿、号簿,尽行烧毁,不可枚举,即间有抢出者,亦皆残破、霉烂不全。事关印务、案件,碍难容隐,理合声明,呈请咨报总管内务府、吏、户、兵、工部外,并咨报盛京将军、五部、奉天府尹衙门查照可也。”^[24]大火烧毁了档案房大量重要的档案。《盛京将军衙门为富俊奏准档案房失火情形照例定拟事咨盛京内务府》记载:“此次内务府档房不戒于火,讯据该管官兵供称,是日仅有吃烟香火,事毕,涂灭散出以后,不知火由何起。”^[25]这场大火的原因竟为档案房内供吸烟的香火没有完全熄灭,可见档案房虽注意防火,但仍然避免不了人员管理等方面的疏漏。体现出对于库房的不重视,疏忽了对于工作人员的管理,损失了大量的档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5 小结

《黑图档·嘉庆朝》为我们展示了嘉庆年间盛京地区的档案保管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皇家档案

清点、晾晒等保护制度的严格与对于其他行政工作内形成的档案的忽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我们当前的档案工作应该警惕并引以为戒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4)研究成果之一。

参 考 文 献

- [1][4][5][6][10]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4)[M].北京:线装书局,2016:254,254-255,256.
- [2] 吴雪娟.满文文献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7.
- [3] 辽宁省档案馆编研展览处.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敬典阁本《清玉牒》[J].兰台世界,2014(20):161.
- [7][8][11][15][24]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6)[M].北京:线装书局,2016:401,401-402,382.
- [9]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28)[M].北京:线装书局,2016:192.
- [12][21][22]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10)[M].北京:线装书局,2016:63-64,38,38.
- [13] 鄧宗.清朝盛京皇家专门档案馆(库)一敬典阁、崇谟阁[J].辽宁档案,1989(4):43.
- [14]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20)[M].北京:线装书局,2016:374-375.
- [16]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39)[M].北京:线装书局,2016:310.
- [17]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19)[M].北京:线装书局,2016:352.
- [18]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7)[M].北京:线装书局,2016:360.
- [19]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11)[M].北京:线装书局,2016:100-101.
- [20]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25)[M].北京:线装书局,2016:6-7.
- [23] 鄧宗.从清朝盛京各衙署档案屡遭火、盗事件,看其管理工作上的经验教训[J].辽宁档案,1989(6):36.
- [25] 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嘉庆朝(28)[M].北京:线装书局,2016:84.